

案头枕边珍品系列 (第2辑)

浮生六记

[清] 沈 复 著
王基德 点评
于 钦 审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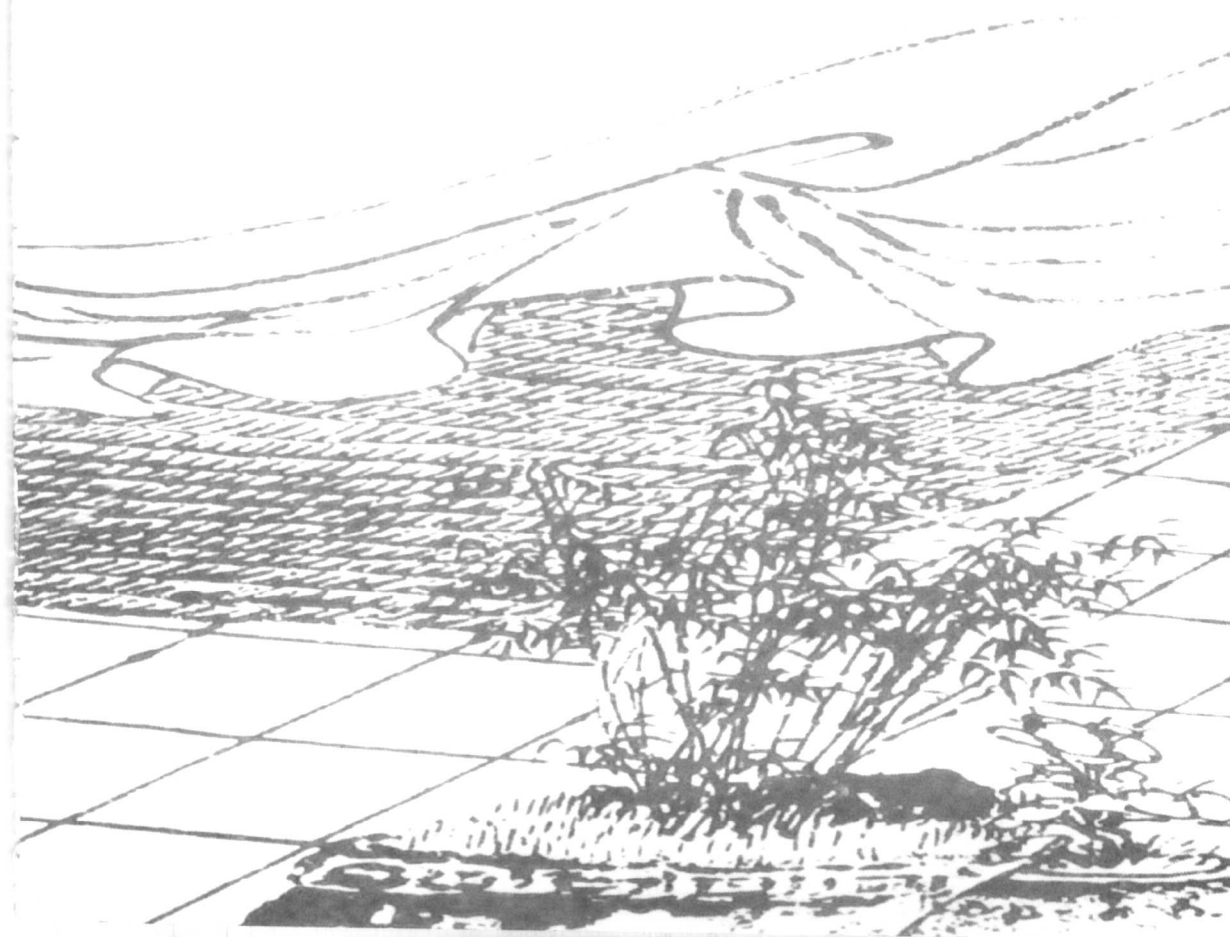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岛出版社

浮生六记

[清] 沈 复 著
王基德 点评
于 钦 审校

青岛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六记/(清)沈复著;王基德点评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04

(案头枕边珍品系列. 第2辑)

ISBN 7-5436-3251-9

I. 浮... II. ①沈... ②王... III. 笔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4353 号

书 名 浮生六记
著 者 (清)沈 复
点 评 王基德
审 校 于 钦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
邮购电话 (0532)5814750 5814611-8664
责任编辑 吴清波 谢 蔚
装帧设计 魏 捷
照 排 青岛达德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24 开(850mm×1168mm)
印 张 $7\frac{1}{6}$
字 数 100 千
书 号 ISBN 7-5436-3251-9
定 价 10.00 元

(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承印公司调换。

地址:胶南市珠山路120号 电话:0532-8183519 邮编:266400)

纸上的潇洒

王基德

这是一个奇迹。

一本书，很薄很薄，从它面世，至今已有将近 200 年的历史了，仍令人爱不释手，仍在坊间流传。前代人喜欢它，近代人欣赏它，现代人怀疑它，估计后来人也总免不了会时时提起它。

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浮生六记》。它的作者沈复是清朝乾隆年代人，出生在“衣冠之家”，生于 1763 年（清乾隆二十八年），约卒于 1807 年（清嘉庆十二年）以后，字三白，祖籍江苏苏州。沈复“稍识之无”，15 岁即从父命出外拜师学艺，学的是“习幕”之业，还做过买卖，卖过画，一生如浮萍，四处飘零。

我不是版本学家，对《浮生六记》的各种版本没有专门研究，对它的被发现，以及后来的广为流传，只是知道一点皮毛。1877 年，也就是作者完成书稿半个多世纪，其手稿被他的同乡杨引传在旧书摊上发现，当时，只有四记，读书



人竞相传抄，轰动一时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上海世界书局编辑王均卿先生在苏州的书摊上发现了足本《浮生六记》，随之刊行。总之，至今，保守地估计，有关于它的版本少说也有十几种，甚至更多。其中，包括各种林林总总的注释、点校本，还有林语堂先生的英译本。是林语堂先生使它走向了世界，使沈复夫妇获得了永生。

《浮生六记》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作品。全书共分六记，大多数人倾向于是四记，后两记是伪作，真实的面目到底如何，至今未有定论。根据笔者的阅读分析，笔者也持只有四记是沈复本人所为的观点，后两记是伪作。

以下，只是本人多次阅读《浮生六记》的一点小小的感悟与心得，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读者大可不必固执地以此来衡量书的内涵，轻看了它，更不必苛求于我的一得之见。

我以为，可以把《浮生六记》这部作品当作中国的《忏悔录》来看。

《浮生六记》是一个生活于清朝乾嘉年间的郁郁不得志，无从施展才华抱负的文人对家人、对朋友、对社会的情感实录。其中的精华部分在卷一《闺房记乐》和卷三《坎坷记愁》。总观整部作品，可以看到，作者的文字朴实，文笔清新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也没有高深的构思与超前的写作技巧。某种程度上，还可能给我们一丝杂乱无章的感觉。正如作者本人在文章的开头就开宗明义地所说，只是如实记述而已，以不负苍天之厚爱。书中主要记述的是夫妇 23



年间平凡朴实的家居生活，颠沛流离之沧桑，妻亡子歿之酸楚，其中，对世态人情之歌颂、鞭挞，也都是在不经意间流露。养花莳草，养生之道，海外所见，在其次。

情之所钟，虽丑无嫌。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，完全得益于贯穿始终的一个情字。在这里，夫妻情、父子情、朋友情，真挚的情感，毫无掩饰的表白，不加矫饰的刻画，取得了沁人心脾的功效。相信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一个正常的人，面对着作者如泣如诉的文字，都会荡气回肠，流下一掬同情之泪。作者赋予了文字以生命，很有穿透力。百看不厌，百试不爽。

沈复性格耿直、豪爽，有侠气，一生从事的是幕僚职业，仰人鼻息，这就注定了他四处漂泊的命运。虽然，他为了生计，也和别人合伙做过买卖，经过商，但都是权宜之计，以他的性格，断然不会在这方面取得成功。他是为情而生，为情而死的那类人。骨子里，他是一个追求生活质量、追求完美的散淡文人。在他，如果有可能，粗茶淡饭，时不时和三五知己喝喝酒，划划拳，填词做曲，引颈高歌，翻翻书，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，那就是世外桃源的生活。他一生都在为此辗转奔波，终不能得偿心愿。这也是令我辈唏嘘不已之所在。

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人是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。拿今天世俗的眼光来看，实际上他就是一个“纨绔子弟”，没有一个可靠的稳定的经济来源，既不能封妻，又不能荫子，妻亡子歿，颠沛流离，责任全然在他。他是一个理



想主义者，注定要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得头破血流。他不是不想，而是做不到，社会不容他。将近两百年来，他的文字之所以长盛不衰，令每一个时代的人感慨万千，是因为，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各自的影子。希望存于此身，希望也破灭于此身。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理想，追求幸福、追求理想的过程千难万险，痛苦多于欢乐，那只是当时的感受。其实，真正的欢乐，就在于追求的过程。

芸娘长已矣，肉体虽逝，精神长存。她操持家计之余，推崇李白，拜白乐天（白居易）为师，夫君的字三白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她是我们中华民族女性温柔敦厚、聪明善良、知书达理的缩影。她是一个真正伟大而又可爱的女性。我们为这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，直到今天仍被后来人所念念不忘的平凡的女性而祈祷。

除此以外，书中提到的几个人物，也要特别地说上几句。

第一个就是稼夫公，作者的令尊大人，实实在在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。此公为了家庭生计，也是常年在外，不辞辛苦地“习幕”，令人同情。可就是因为，忍受不了生活的寂寞，生了娶小妾的想法，转弯抹角地告诉儿女。极尽孝心的沈复夫妇，好心办了坏事，把事情办砸了。总之，这位老先生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把儿子儿媳扫地出门。可以这样说，后来沈复一家的一切家庭变故，稼夫公罪莫大焉。

其弟启堂是一切变故之源。他是奸佞小人的最好写照。嫂嫂为他作保向人借债，事到临头，他翻脸不认账；嫂嫂亡故，兄长捧着牌位回家，没过几天，就撵着兄长再次离

家出走，托辞是担心父亲生气，以至于兄长至此不曾再见父亲一面；父亲病危，启堂夫妇隐情不报，待得兄长奔丧回来，他又暗地里挑唆他人登门讨债；父亡，留遗产几千金，据为己有，发丧费却要兄弟俩平摊……这样的嘴脸，实在是可恶之极。

真正的苦难是降落在沈复的一双儿女身上，尤其是儿子逢森。女儿青君少小年纪即做童养媳，儿子逢森年仅12岁，即与母亲生离死别。这人间的大悲大痛，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。至亲的人之间是有心理感应的，沈复送亡妻灵位回家，再次离家，逢森送父亲远行，半路大哭，这又是一次父子生离死别。逢森走了。可怜的孩子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不曾享受到多少人间的亲情，父母之爱对他是奢侈的。

人间自有真情在。落魄中，那个伸出援手的曹老汉；众叛亲离时，揖山父子兄弟的侠义；不忘“总角交”的状元石琢堂更没有人一阔脸就变……这都是些顶天立地、大写的人，他们给予了沈复生的希望，也让我们领略了人性的光辉。

我一直很喜欢鲁迅先生的小说《伤逝》，根据小说改编成的电影《伤逝》，更是给我以心灵极大的冲击。那淡淡的忧伤弥漫了我的心田。我想，将来某一天，若有人把《浮生六记》改编成电影，一定会深深地打动一代人。因为，人性是跨越时空，不分国界的。

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《浮生六记》如一泓清澈的泉水，清亮我的心。月到波心，我们的心绪随着沈复的笔触一起跌宕起伏……



目 录

纸上的潇洒 王基德(1)

卷一 闺房记乐 (1)

卷二 闲情记趣 (31)

卷三 坎坷记愁 (47)

卷四 浪游记快 (75)

卷五 中山记历 (118)

卷六 养生记道 (148)

卷一

闺房记乐

余生乾隆癸未^①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^②，居苏州沧浪亭^③畔，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^④”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^⑤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^⑥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，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^⑦。

【注释】

①乾隆癸未：清朝乾隆二十八年，即公元1763年。乾隆，清高宗（1736—1795）年号。

②衣冠之家：指名门望族，读书人家。

③沧浪亭：江苏苏州名园，原为五代吴越广陵王钱元漻的花园。北宋庆历五年（公元1045年）诗人苏舜钦在园内建亭名沧浪亭，得以此名流于后世。



④事如春梦了无痕：这是宋朝文学家苏轼所作《正月二十日，与潘、郭二生出郊寻春，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，乃和前韵》一诗中的一句。苏轼(1036—1101)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北宋著名词人、诗人和散文家。本句意指世上之事犹如春天之梦，梦醒时分，一切俱无踪迹。

⑤《关雎》：《诗经》第一篇，是一首歌颂爱情的诗。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编成于春秋时代，分风、雅、颂三大类，共三百零五篇，亦称“三百篇”。

⑥稍识之无：稍微认识几个简单的字，形容学识浅陋。

⑦是责明于垢鉴矣：垢，尘污。鉴，镜子。大意是说这就是责备那沾满灰尘的镜子为什么不明亮了。实指说这责备是不应该的。

【点评】

先把话说下，“我”只是记实情实事而已，不讲究文法。把写夫妇恩爱放在卷首，是跟《诗经》学的。事如春梦了无痕，为全篇定下了基调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。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，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^①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^②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^③。芸既长，嫀女红^④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修脯^⑤无缺。一日，于书簏^⑥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^⑦，两小无嫌^⑧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



才思隽秀^⑨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^⑩焉。此乾隆乙未^⑪七月十六日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《琵琶行》：唐朝诗人白居易所作著名长篇叙事诗歌。内容写的是一个歌妓沦落为商人妇的悲惨经历。

②失怙(hù)：失去父亲。怙，依靠。

③家徒壁立：家里只有四周的墙壁，意指穷得一无所有。

④姻女红：缝纫刺绣等活十分熟练。姻，熟练。女红(gōng)，指针线活，缝纫刺绣之类。

⑤修脯(tǔ)：学费。脯，肉干。古代求学要向老师送肉干，以作见面礼。

⑥书簏(lù)：书箱。簏，竹箱。

⑦归宁：出嫁的妇女回娘家看望父母。

⑧两小无嫌：幼儿幼女玩得很投机，天真无邪。唐朝李白《长干行》诗：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寻青梅。同居长干里，两小无嫌猜。”

⑨隽(juàn)秀：优秀，美好。此处意指才思敏捷，文词秀丽。

⑩脱金约指缔姻：摘下金戒指求亲订婚。金约指，金戒指。

⑪乾隆乙未：清朝乾隆四十年，即公元1775年。

【点评】

陈芸隆重出场。姻女红，藉此养母供弟，实属不易，又能背诵《琵琶行》，凤毛麟角。两小无猜，一见钟情。



是中冬，值其堂姊出阁^①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惟两齿微露；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

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，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^②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。不知夭寿之机^③此已伏矣。

是夜，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^④，腹饥索饵^⑤，婢姬^⑥以枣脯^⑦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^⑧芸曰：“顷我索粥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^⑨老仆先归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^⑩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出阁：出嫁。

②敲成：推敲而成，指修改定稿。

③夭寿之机：短命的先兆。

④漏三下：指时刻已到半夜三更。漏，古代计时器，以漏水量计时。

⑤饵(ěr)：食品。

⑥婢姬：年老的使女。



⑦枣脯：用大枣做成的果干。

⑧睨(nì)：斜眼看。

⑨挈(qiè)：带、领。

⑩贻(yí)人笑：给人留笑柄。

【点评】

小媳妇背地里给小女婿拿东西吃，这个场景，何时想起，心里都充满了温馨。我仿佛也闻到了那迷人的饭香。

至乾隆庚子^①正月廿二日花烛之夕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^②后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^③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^④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。芸出堂陪宴，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^⑤，大醉而卧，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是日，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^⑥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^⑦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；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^⑧之名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余笑曰：“惟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”



伴奴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^⑨乃尔耶？”芸回眸微笑。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，拥之人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【注释】

①乾隆庚子：清朝乾隆四十五年，即公元1780年。

②合卺(jǐn)：举行婚礼。卺，酒器。

③无恙(yàng)：无病。

④于归：出嫁。

⑤拇战辄(zhé)北：每回划拳总是输。拇战，划拳。

⑥子正：子夜，指夜里十二时。

⑦丑末：凌晨三时。

⑧《西厢》：元朝王实甫所作著名杂剧，全名为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。

⑨心春(chōng)：心跳。

【点评】

陶醉在新婚的喜悦中，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。新媳妇夜读《西厢》待郎归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读者诸君，看到这里，是否也有心跳的感觉？！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曦^①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



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^②之藏粥待君，传为话柄，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

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^③幕府，专役相迓^④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。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。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，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！”

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

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中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^⑤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。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。

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^⑥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朝曦(tūn)：早晨阳光。

②曩(nǎng)：以往，从前。

③会(kuài)稽：浙江绍兴。



④迓(yà):迎接。

⑤怏怏(yàng):不愉快。

⑥惺然:明显地。

【点评】

新婚燕尔,蜜月转瞬即逝。小两口在一起,卿卿我我,日子比蜜甜。但芸娘知书达理,循规蹈矩。沈复从父命,出外从师学业,心思不在此,度日如年,连老师都看出名目了。嗨,这也是人之常情。

时当六月,内室炎蒸,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,板桥内一轩^①临流,名曰“我取”,取“清斯濯缨,浊斯濯足^②”意也。檐前老树一株,浓阴覆窗,人画俱绿。隔岸游人往来不绝。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。禀命吾母,携芸消夏于此。因暑罢绣,终日伴余课书论古,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,强之可三杯,教以射覆^③为令。自以为人间之乐,无过于此矣。

一日,芸问曰:“各种古文,宗^④何为是?”余曰:“《国策》^⑤、《南华》^⑥取其灵快,匡衡^⑦、刘向^⑧取其雅健,史迁^⑨、班固^⑩取其博大,昌黎^⑪取其浑,柳州^⑫取其峭,庐陵^⑬取其宕,三苏^⑭取其辩,他若贾、董^⑮策对,庾、徐^⑯骈体,陆贽^⑰奏议,取资者不能尽举,在人之慧心领会耳。”芸曰:“古文全在识高气雄,女子学之恐难入彀^⑱,惟诗之一道,妾稍有领悟耳。”余曰:“唐以诗取士,而诗之宗匠必推李、杜,卿爱宗

